

籌  
遼  
碩  
畫

二十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一

已未季夏

天都程開祐仲秩父輯

○直隸巡按駱駿曾題爲國威乍挫

廟筭宜周微臣感時激衷敬陳臆見以圖

聖明採擇事職謹按奴酋一亾虜耳方

陛下踐祚之初威惠殫乎四裔聲靈赫乎殊域于

時故建酋王杲阿台輩懸首藁街奴酋之不

以身伏斧鑕者幸耳善後之畧謂宜裂其地

而四分之毋俾此酋易種于茲新邑而乃假

以封號俾得雄據一隅以次蠶食諸部落而  
我不問併南關侵北關封豕長蛇薦食上國  
而我不問是養虎自衛誰寔封疆此奴以悞  
陛下者宜罪也已庚之間奴酋業已擁衆數萬富  
強甲諸夷談者蒿目憂謂異日必爲國家大  
患蓋十年矣乃奴酋故匿其衆以愚我而示  
我以羸故卑其辭以嘗我而示我以怯其弭  
而伏也減車價退地界我無所不得志于彼  
其飽而颺也屠我邊卒貽我謾書彼無所不

逞志于我是養癰自潰誰寔豢狎此奴以悞  
陛下者宜罪也奴酋自用兵以來衆寡分合之勢  
攻守緩急之數無不暗合古兵法而我有一  
于是乎彼非衆也而用之于合則以寡而有  
衆之用我非寡也而用之于分則以衆而有  
寡之患敗道也以我應彼彼無所不攻而我  
不知其所攻以彼乘我我無所不守而我不  
知其所守敗道也彼欲急也故示之以緩我  
與之俱緩而備愈踈彼欲緩也故示之以急

而我與之俱急而着愈亂敗道也是當局自  
昧誰實瓦注封疆以悞

陛下者宜罪也嗟乎有罪不誅雖聖王無以治天  
下乃今之爲

陛下任彊事者往往有悞國之罪而無悞國之罰  
故李維翰之巧于避逮也私之者始終只一  
勘字而楊鎬思以開一面矣非法也李如栢  
之巧于避敵也私之者方以全師爲功而張  
承胤杜松劉綎目不瞑矣非法也夫法也者

非一人意重意輕之物

陛下執以公之天下者也以天下之公法而

陛下以意輕之則

陛下誤矣伏乞俯採諸廷臣言召計臣樞臣與大小百執事商畧兵食戰守之策而見之施行遼事尚可爲乎夫遼非真不可爲也奴酋雖強不足當漢一大縣我以數萬烏合之兵往而攻之主客之形旣不相如是以卒予敵耳陛下誠申戒文武將吏繕甲勵兵深溝高壘近者

一年遠者三四年俟我士飽馬騰餘勇可賈  
然後多方以致之潛師境上爲三覆以待一  
舉而大殲之可職又惟奴酋業已老性猜忌  
寡恩萬一左右生心諸子爭立邊臣取而玩  
之股掌間易易耳職嘗謂以我攻奴不若以  
奴攻奴之爲得也此一策也國家自有遼患  
合天下之兵以戍遼而遼已無兵矣殫天下  
之財以餉遼而遼已無餉矣以遼之兵與餉  
而一切仰給關以內勢又不繼且有後憂職



竊謂兵與其調也不如募便募則以遼之人  
守遼之親戚墳墓必效歿而民弗去是則可  
爲也餉與其議加派也不如發帑便

陛下誠推廣德意慨然捐金二百萬擇廷臣之饒  
爲經畧者悉以予之俾足支一年之用然後  
倣古屯田遺法更効郭子儀自耕百畝故事  
行之一年必且農有餘粟夫使遼人一年之  
粟足支一年而羸遼可長無事矣職常謂以  
天下治遼不如以遼治遼之爲得也又一策

也。以遼治遼而遼安，將京師與之俱安，然則京師遂晏然而已乎？非也。大倉之粟僅支幾年，加派金錢僅支幾月，金花故外帑物也，乘其急而爭之，可暫留數年；否，分稅故內帑物也，乘其未至而請之，可暫留一二年；否，留一分可以寬一分之民力，留一年可以銷一年之隱憂，比加賦釀亂者功相萬也。願計臣之亟圖之也。按籍而計兵，兵非乏也；出而堪以乘障者，幾人；馳檄而徵兵，兵非乏也；入而堪

以荷戈者幾人莫若精簡練之法拔其勇銳者以厚糈優之而後老弱可漸汰也懸召募之令收其驍悍者以異軍處之而後徵調可漸省也願樞臣之亟圖之也職嘗謂以京師治京師不必虛外以寔內而京師可長無事又一策也以京師治京師而京師安將天下與之俱安然則天下遂弛然而已乎非也今天下吏治民生種種彫敝而剗一法以矯之祇增一法之擾今天下財賦兵革種種虛冒

而前一官以董之又增一官之擾職愚以爲  
興廢舉墜則無如慎簡撫臣便撫臣誠賢宜  
獨任以課之勿令多指而亂視宜久任以需  
之勿令視蔭而待遷而其他興革損益一切  
惟撫臣是聽夫使撫臣不爲而謂他人饒爲  
之職不信也職又以爲摘姦發伏則無如速  
遣按臣便按臣數歲不一至則墨吏債帥雖  
終無完理而業已滿載去按臣數歲不獲代  
則大家悍奴雖僅僅摘處一二而強弩之末

已無如魯縞何是必遣代如期而其他功罪黜陟一切惟按臣是聽夫使按臣不問而令他人往而問之職弗取也職嘗謂以天下治天下不必增建一官不必更創一法而第以撫按糾察監司監司表帥守令天下可長無事又一策也職書生蠡測愧無能借箸請纓爲

陛下繫奴酋之頸致之

闕下職竊愧之伏惟

聖明留神省察倘可備千慮之一職不勝幸甚

○兵科給事中吳亮嗣題爲經畧閱視俱不可緩懇乞

聖明亟賜允用以固疆圉事竊惟遼事之壞也起于備虜之不嚴而軍伍之日耗也今議遣熊廷弼爲經畧使而卽授部銜以重其權益以事權不重則法令不行無非爲疆圉計也昔漢高自行伍中用韓信爲大將乃築壇而授之鉞吳拜周瑜爲大都督以拒曹師而老臣

宿將皆聽其節制國家用人立事惟視其才  
何如耳豈程年積勞之可論乎昨者鐵嶺之  
役賊不過六七百騎耳而聽其殺擄衝陷如  
入無人之地該將領偵探安在乎經畧之設  
防善後安在乎喪師辱國至此極而楊鎬尚  
若憤憤不平惟思弛擔委負

陛下奈何不速遣廷弼往任遼事而逮楊鎬入京  
以正其失律之罪也遼東士紳百姓但知冒  
軍糜餉以求利耳目今時事至此彼門戶之

患亦至此而強悍玩愒安其故習甚之欲與  
援兵為讐夫援兵去家萬里米珠薪桂大半  
已為無定之骨而腐儒悠悠之論專欲抑軍  
以媚百姓如此則有不用兵已耳三軍出關  
即得一鄉土音耗不可得而遼人乃畧不加  
體恤惟以流言相惑誘甚之有不可聞者

祖宗生養教訓此輩欲何為乎今朝議舉姚宗文  
為閱視使者宗文雅有大畧職以為宗文隨  
在閱視即兼監軍事務遼人有冒軍惑眾負



朝廷者卽刻叅奏處治其子弟中有才武者高  
下授官以振其氣安危由才成敗由人豈遂  
令此虜狂逆哉國家用一周永春實心任事  
河西一帶自戰場而措之衽席假使用往日  
詭取名譽之人豈能作一毫意表行哉今  
陛下遲疑不遣使二臣不得宣其才力楊鎬日弛  
其轡馭李如楨尚跋扈爭其細節恐一日開  
鐵之間別有事故

陛下卽扼腕而悔用才之晚亦無及矣至于職科

文書繫樞密戎機宋以宰相領之蓋其重也  
豈可白扳抄發啟戎心而失國體他日有不  
可言之悔乎新推本科都給事中范濟世見  
在工垣朝報夕任在

陛下 一舉筆之勞耳時事若此尚可今日明日爲  
此痿痺不振之象以貽他日大禍亂乎

○大理寺左寺丞兼河南道御史熊廷弼題爲謹  
遵不得遲悞之旨再請

勅書關防早宣德意以慰危遼事臣伏處田間耕

食鑿飲爲終焉之計不圖東事破敗

皇上過聽羣臣之言起臣大理兼御史職銜馳赴  
遼東宣慰軍民比及在途又蒙有熊廷弼還  
催他星夜前來之旨其差官而促臣之來不  
爲不急矣臣于聞報日仰體憂懷俯憫危狀  
束裝五日而卽就道日行二百餘里其捧檄  
而趨封疆之難亦不爲不急矣但以人臣未  
有無憑而擅往地方之理每朝廷小小差遣

且給

勅書勘合以便行事况此軍國重情不藉王言爲  
重何以感動人心而激勵士氣不藉關防示  
信何以往來奏報而上下行移所以只得候  
領而後可去前月具疏躬請未蒙批發迺與  
前日兩次

嚴旨緩急不侔一似以臣爲可有可無之官而不  
必于設宣慰爲可行可止之事而不必于往  
者臣竊謂此官可無而此行宣慰斷斷乎未  
可中止也何也遼東軍民及調來薊保宣大

其延川浙援遼官軍皆爲

皇上守邊禦賊良民赤子也無罪無辜而軀歿于  
一年之內者十餘萬人或全城歿全營歿全  
塞歿全村歿全家歿或家歿其半子歿其父  
兄歿其弟妻歿其夫山骸川血鬼哭人號而  
皇上忍不爲歿者惻惻心動乎方軍敗之日遼瀋  
數城放聲大哭惟各抱頭携手頭顱有寄朝  
人暮鬼誰卜所終人有百歿而無一生日有  
千愁而無一樂家家抱怨在在思逃而

皇上忍不爲生者惻惻心動乎

皇上此時卽不下罪已之詔悔制禦之失策痛自刻責以上回天心下挽人意而亟付尺幅之紙畀臣宣慰弔死問傷拊循慰恤以見

皇上之念遼救遼而不肯忘遼棄遼也則全遼之父老子弟與援遼之官兵人等誰不感激泣下拭淚而相告曰吾君哀吾儕之歿有如此吾君憫吾儕之生有如此吾君之念遼不忘遼救而不棄遼也有如此又誰不忠義感慨

捐糜圖報願出身以列伍出貲以佐軍出歿  
力以殺賊而顧乃悠悠忽忽漠不關意臣恐  
遼人灰心解體而潰不可收于一旦也

皇上亦何恡此半通之綸方寸之符不早屬臣而  
慰此一方人耶且前者

兩旨催促之急臣晝夜馳赴中外見之誰不謂

皇上任人之專壯爲臣赴義之勇乃徒以領勅故  
稽留不得前行萬一不相諒者謂臣畏往遼  
有規避私或謂臣候新推有觀望意而臣不

將與全軀保妻子之臣沾沾于一官者同類  
而一視耶是行也君恩爲重臣命爲輕灑一  
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軀于邊塞惟願

皇上早賜頒給勒限出關刻期報命遄往遄來俾  
遼人感泣咸知德意遠過河東之詔而臣願  
畢矣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夷難未平防禦宜急懇乞  
聖明及時圖治以張神武以安封疆事臣聞之宋  
臣有言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



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  
所則恐至于不可救今非治平無事之時也  
而可憂更甚綢繆備禦難再緩圖臣請爲

皇上陳之我

國家承平玩寇豈繫朝夕昨年奴一發難殫廟  
廊之籌算竭邊吏之經營終年拮据而不足  
一旦喪敗而有餘踈防啟釁猝應無功其爲  
前車不遠也今春敗書一至我

皇上允廷臣請慨然發帑下樞貳下贊畫下宣慰

立遣鎮臣出關受事赫濯聲靈遠殫殊俗中外拭目以圖再舉卽臣待罪中樞亦冀滅此而朝食矣兩月以來邊報稍緩人心慚懈我皇上遂亦視爲泛常臣部援遼章奏槩置高閣豈奴急而與之俱急奴緩而與之俱緩乎臣以爲彼急而我示之以綏鎮定可以懾戎心我緩而待彼之急疎怠祇以長敵氣然奴實未常一日忘我也今陽爲吊歿扶傷實則繕甲養銳若再捲土重來其氛必惡我卽兵將復

集且恐難禦長驅之勢乃臣請簡特將不報  
請募兵不報催閱視不報催新推之經畧不  
報儻出我不意肆其匪茹彼爲伏鷲之擊我  
罹狂猱之噬恐河之東西非

陛下有也臣常謂向來時事無事則廢弛有事則  
張皇嗟嗟彊場之事廢弛已極豈堪再誤至  
再誤而再張皇則大事去矣臣不願今日之  
宗社  
有也  
皇土  
者政當于未然加之意耳伏乞

皇上檢發前疏立賜批行則

宗社生靈實式賴之矣

○遼東寧前兵備王化貞謹揭爲夷氛日惡軍備  
難支懇乞酌議一體加餉以甦積疲以鼓士  
氣事案照先經遼東撫院周永春疏請全遼  
舊軍俱加一兩二錢日久未見題覆寧前軍  
旣單弱日報逃亾而未款罕字羅什都令等  
酋聚兵寨上東突西冲事勢危迫職是以通  
詳各院酌議加餉將見在軍丁挑其精銳者

爲選鋒得食一兩二錢其防守者得食八錢  
汰其老弱充用以新募軍填補俟奴事平另  
議減汰庶目下之人心稍安防禦有賴職蓋  
萬萬不得已耳蒙各院詳允咨部今蒙行查  
欲通融不加于額而取精不欲其多自經國  
遠慮當此民窮財盡之時不得不爲是節省  
耳職常備員計曹叻領泉府九邊呼籲之煩  
海內轉輸之苦雖夢寐未常忘之豈今日不  
能爲節而反益之糜也惟是冲邊要地時勢

倍難于初額軍無日不介冑馬無日不奔馳  
窮蹙無以爲生逃亾或至空壘自奴變以來  
各軍爲厚餉所餉東走應募而寧前之伍益  
虛雖嚴刑禁之不爲衰止情勢益然固無足  
怪蓋荷戈乘障戍士之常然或有藩籬之限  
有扼要可守未有豺虎同居出沒不時東追  
西堵罷于奔命又重以迎送之苦僕僕道路  
無時休息此寧前所獨也月餉四錢亦惟遼  
有之耳逃徙之衆如脫湯火及今不亟爲加

餉以係其心豈復有繩以係其足乎往時戍卒皆有餘丁供給今戶口虛耗無人非軍踐更不遺于黃耆征戍幾同于木蘭見在之軍餘家丁外老弱居半亦安用之沿邊墩臺皆以無人不守十棄其五則瞭望莫施防禦愈難抄畧之害愈迫愈危職本愚駑竊不自量欲修復田戍因邊爲守使虜騎不得闌入則耕牧無虞而塞下之田可漸懇也興屯積谷而年例之餉可漸汰也筭計見效期之五年

生聚教訓期之十年而寧前一片地當屹然成金湯矣則加餉補伍以收拾人心招採流衆似不當以小費而置之也不然新軍食一兩五錢而舊軍止食四錢無論不均不平難以責之用命且無術以禁其逃河西之舊伍將盡作河東之新軍此斬之于八錢而不與彼且坐享一兩五錢之利矣卒之空伍不容不補又不得不以新餉募補將孰省而孰費耶鄙意謂化舊而爲新糜餉愈多加餉以存



舊爲費猶微亦職一念憂時之苦思也至云  
通融支放不出舊額夫旣已增加額何能給  
此其數不得也惟是舊額之所不足者以新  
餉益之奴平之後另議減汰當亦無難又謂  
兵貴精不貴多自兵家要論但精者從揀擇  
而得名也今數已成虛精于何有昨四月二  
十九日虜以千餘騎入中右所該將僅以二  
百人出迎其間堪戰者不滿數十倘非設疑  
兵及各路策應之軍虜必不空歸害當何如

言通 卷之二十二 十一  
次日犯中左所王文昇斬其六級虜大挫以  
去固由該將之勇亦以其家丁七百之力也  
由此言之兵欲其精又欲其足非謂十人之  
任可應之于一人也今以羊驅狼數人弗敵  
欲以此而固圍安邊庸可異乎使遼能早見  
預圖士馬可用奴必不敢輕于肆逆亦無今  
日征調之煩殺掠之慘耗亾之多也職所謂  
不有大省不有大費不有大費亦不有大省  
者正以此耳仰惟

台主特蚤賜題覆危邊幸甚

○兵部尚書黃嘉善題爲遼左邊備日疎危亾立  
至懇乞

聖明亟發經畧以救燃眉事職方司案呈照得連  
日接遼左塘報哨探不明失事屢見轉睫秋  
臨奴必大逞及今早備已屬後時若再遲延  
噬臍何及所有新推經畧乞行催請等因案  
呈到部爲照奴酋自我師喪敗其氣益驕而  
視我虛實又不時以輕騎疲我只待秋高風

勁便卽向內發矢以報東門之役此不待識者而後知也乃我之兵馬尚虛壁壘未固此時卽哨探嚴明防禦周密猶恐不支而四月初九日宿老等屯之失次日將官始知倉皇塘報五月二十九日潘鐵并犯總兵李如楨揭報臣部于二十九日則曰本日哨至段本嶺離邊二十里遙見達賊往來經行六月初一日則曰賊于二十九日寅時進邊辰時出境初三日始報二十九日虜去有軍丁馬匹

○大總之哨探全無隄防盡撤情形靡一故塘報  
參差賊來則殺掠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賊去  
則彌縫遮飾莫免失事之條如此景象倘奴  
復深入可望其設伏張疑拒堵于聞警之先  
追擊于情歸之後乎所由經畧爲待罪之官  
皇上故威令有難行之勢積輕成玩積玩成弛蓋  
至今日而極重難反岌岌乎有朝不保夕之  
象矣目今急着宜早用新推經畧熊廷弼星  
皇上夜出關令其收旣潰之人心保垂危之疆土

皇上有毅然獨斷當無俟臣詞之畢者如稍遲  
延則遼左有瓦解之危而斯弊畧難或  
陵京有震動之慮臣等竊謂

皇上之自爲計者左也旣經該司案呈前來相應  
催請伏乞

聖明立賜

俞允令新推經畧熊廷弼加兵部侍郎職銜星夜  
出關與楊鎬交代經畧遼東邊疆幸甚

○大學士方從哲題爲竊惟今日時事最急者無

如遼東經畧自四月會推已經兩月自本月  
初五日發票今亦十日矣臣先後揭催不下  
十數不知盡徹

聖覽與否頃者奴酋一日之間兩處入犯虜謀愈  
狡而該鎮敗衄之後人心愈沮兵力愈益難  
支當此之時非急遣熊廷弼星馳到彼從新  
整頓收敗殘之局圖戰守之宜以聯屬人心  
鼓舞士氣遼之爲遼未可知也乃經畧之  
旨吏部催之不下兵部催之不下臣再四催之亦

言通考卷之二十二  
十一  
不下人情急

皇上視之益緩豈

聖意果置遼于度外任其安危而不顧耶夫遼危而京師何以能獨安遼亾而山海薊門何以能獨存門庭潰而堂奧不驚萬無是理故今日剝膚之灾燃眉之急卽閭巷愚民三尺童子莫不惴惴憂之而

宸衷獨恬然畧不動念此臣愚所爲痛哭流涕不能自己者也近日諸臣有欲約九卿科道官



同具公疏于文華門候

旨者臣力止之謂

聖躬方在靜攝不宜煩瀆且前疏發票已久見在御前

皇上但一批行便可完此大事不意靜聽旬日仍復杳然昨見吏部兵部各齊催疏其于虜情緊急遼勢帖危人情迫切在兵疏言之更詳臣不敢贅但望

皇上將已票熊廷弼本卽刻批發

勅令作速前去料理一以慰遼人之望一以荅中外臣民跂仰之心封疆幸甚臣亦幸甚

○江西南昌府新建縣援遼効用儒士龔利用揭爲身經賊圍血戰因擊遼事貼危瀝陳芻言以舒忠憤以裨

廟算萬一事竊惟狂夫之言聖人擇焉直陳利害明律所許今夫

神京迫近邊陲而遼爲左輔地相去纔千餘里自逆奴變後城堡破殘物力耗匱耕鑿之民

被虜繫於夷邦與戰歿於塞上者什七遼方  
岌岌而奴酋未已也五月鐵嶺之掠幸奴于  
鐵嶺止耳萬一金酋宰賽不議其後而叛賊  
佟養性李永芳探知內地虛實導之深入則  
不有大可慮者乎或曰遼陽廣寧高城深池  
有兵有將萬萬無慮用竊以爲不然遼城修  
葺苟完勢或難攻而城中八口之家無擔石  
之積至援兵且仰給爲居停堅壁兩日有內  
潰耳遼城潰則廣寧之力已不能支西虜而

烽火東警其何以當兩面哉或曰山海嵯峨  
金湯足恃矧

廟堂明喆安攘自有勝籌遼卽有故

神京萬萬無虞用竊以爲不然山海固稱雄鎮  
使奴得與西虜合則紫荆倒馬黃花獨石古  
北喜峯等關口乃當日也先犯蹕故道無不  
長驅而窺我燕薊者卽山海且爲奴不爭之  
地而遼又爲奴固有之物也卽刻三月初四  
之敗猶在遼之塞外京邸時一風聞朝紳靡

不失措致封舩討馬或密顧騾轎舉家屬而  
送之回籍者紛紛載衛果無可慮當不爲此  
張皇夫臣下旣知保其家屬而

主上君臨百辟乃無攄忠竭力爲之計萬全者况  
逆奴猖獗之勢益熾全遼雲霓之望莫蘇屬  
國引領于互援智士樂觀于再舉顧事急則  
議功議過議易經畧議簡拔將材議增餉招  
募兵馬事緩則悉置膜外陣亾將吏不必議  
卹債事失職不必議罰經畧重任不必議速

代將材兵馬不必議速補於呼果何所恃而  
爲是泄泄者耶或曰遼左不毛之土可有可  
無奴酋犯順之罪可誅可赦第保華夏無虞  
何必遠事征伐用竊以爲不然遼禍竊於剝  
虜奴叛大爲不道雖欲懲一儆衆實憇唇亾  
齒寒茲不以戰爲守甘于燕雀之處堂窵且  
欲守不能必致土宇之瓦解或曰戰守急需  
人馬旦夕難以猝圖至于將如選之偏裨狐  
之腋也徵之布素鳳之鳴也兵如招之道路

虞其挾厚糈而遁也抽之里閭病其富買閑  
而貧易竄也馬如民戶之所蓄類皆驕饗外  
驃雖圓內誠虛弱一至邊地不禁寒苦非倒  
歿相繼卽困乏不堪其何以濟用竊以爲不  
然鄉卽烟霧每隱豹文江海波濤頻聞鯨吸  
倘許登壇之拜孰無圖貴之心則國士輩出  
矣遠如水西永寧雖相仇隙然自諭和以來  
業已相安其堅甲利兵馬步健卒天下無敵  
而蜀鎮遠營之降倭銳手五百乃先都督縱

之舊人與松潘柳楊天全石砭之衆技亦相  
等近如陳友諒之裔爲戈兵居興國瑞昌間  
鍾山水峻冽之氣雄悍好殺死而不顧昔經  
調用有驗合其黨與可得萬數蓋新募漫無  
根荄調至各有統屬逃旣不能勁尤稱最且  
川兵切故主之仇意氣有特奮者則義勇足  
用矣川貴之馬同于韃貨禁苦耐勞慣于戰  
陣隨兵取用不必別調新募家丁給以寺馬  
教之餽練養驃之法庶幾可用則營騎稱良



矣雖然近師集費多遼之物價騰甚芻米每石須錢六百豆每石五百粟杆十觔不下百文人馬所需朝弗謀夕非照征倭逞例加之糧料則人鮮養氣之資馬有必斃之理夫自治之計旣周而後制人之策畢舉由是別將領分信地申號令定賞罰繕臺堡謹烽埃詳偵探束伍練兵禁行清野堅西虜之款厚朝鮮之犒修北關之好嚴紫荆等關口之防備拒馬伏險之神器操治軍定戰之玄機調麗

營銳手卹故將精兵諭以復仇大義示之報  
國赤誠人期用命師克先和審天時度地理  
秘方略察敵情以正合以奇變妙在更番進  
退如是而兵之所出地無險易敵無強弱以  
戰則勝攻則克守則固其于犁庭掃穴討罪  
雪耻也如執券以索償探囊而取物耳光爾  
神京復何庸過慮哉用雖閭弱昨隨先都督橫  
戈虜穴瀕危馘級歸國膺賞技向未售于借  
箸命更幾殞于櫻鋒頗知狡奴之情形亦見

全遼之緩急痛家國之血讐未雪念畿輔之  
危迫可虞一腔忠義激而自鳴儻當路不以  
狂瞽見遺未必無裨于

廟算萬一也爲此具揭

○戶科給事中臣官應震謹題爲經畧赴官無日  
舉朝催請徒頻仰祈

聖明立勅到任以暢輿情以紓危急事竊自奴酋  
匪茹三韓失利舉朝欲逮楊鎬而請以熊廷  
弼爲經畧章蒲公車矣乃啟事會推七十餘

日而廷弼陛見亦浹月有奇顧銓臣請不報  
樞臣請不報閣臣請不報甚者遼左之經臣  
聖也撫臣請而亦不報中外皇惑莫知所出得毋  
皇上以奴蹙引避眉睫尚無恙耶獨不思造鉤梯  
造戰具回鄉人口業有傳聞犯撫順犯撫安  
經撫二臣又形奏牘微論轉盼秋高只此刻  
下神出鬼沒而偵探無人防禦無法奴之爲  
奴可慮乎不可慮乎又得毋謂楊鎬尚在堪  
爲地方驅除難耶夫鎬不聽撫道臣言以至

一敗塗地人人切齒豈惟遼士卒軍民不能  
一日受鎬約束縱鎬面孔亦何能一日施于  
遼士卒軍民之上跡其情窳不振萎蕪不揚  
如喬一琦挺身在高麗陣中與賊鏖戰數合  
殺戮多命而後斃如此凜凜生氣豈在劉杜  
潘宗顏下而鎬無一言上告以隆卹典而鼓  
英風鎬之爲鎬可恃乎不可恃乎又得毋  
皇上疑廷弼文弱書生不足了此耶廷弼料敵十  
年之前疏牘具在

聖明洞知乃若

皇上賜環廷弼報時方值家難不五日單騎就道  
脩途三千里躍馬長驅纔半月卽抵涿鹿旣  
陛見則以溽暑奔馳之故身發惡毒廷弼口不  
言病摩厲以須一疏再疏特懇宣慰

勅印毅然欲赴此其一段雄豪敢往之氣但令假  
以便宜需以歲月日中豈有虜乎語曰軍中  
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  
聞之寒破膽

陛下何不遣廷弼令寒奴膽也且

陛下又得毋謂熊廷弼起自田間其初一直指使者而遽加銜爲太驟耶不知等經畧耳以柏臺爲銜則建牙特守土之職而事柄稍輕以戎部爲銜則仗鉞侔司馬之尊而兵權獨重奴之狂逞非部銜無以肅觀望遼之官軍非部銜無以嚴控禦李如楨沿途爭禮且在楊鎬衙側鼓吹振地跋扈非常異時能無睥睨廷弼矧廷弼按遼時論李成梁十可斬李氏

一門視廷弼不啻仇又豈其能降心以相從也而非部銜決無以資彈壓故臣嘗慮如楨得肆遼必不安而國家亦隨之也朝議之以部銜請非爲廷弼爲國家也而

皇上猶印劄弗予耶况乎若兵若餉必廷弼到而後事有成謀議有畫一臣不知兵卽如餉之一節除折包在計曹料理儻加派不敷則有省直院司以下聽各設法助邊之當議則有閩省上杭存留河稅尚堪查解之當議則有



宣府懷隆修工買米節省餘銀除上歲抵充  
加派外尚有剩存仍堪酌解之當議則有輸  
貲助餉若勲卿吳炯若郡守木增若親藩唐  
王魯王藩王若中書儒監等所輸納多者累  
巨萬少或數千各當作何旌勸以鼓樂輸之  
當議此其區處總在計曹而獨是本色最爲  
喫緊陸運則腳價需數倍之多而沿途受驛  
騷之苦水輸則登萊之額賦有限而海船之  
成造無期借漕則枵京軍之腹以實邊而取

數恐難于太多遣糴則罄農夫之收以飽軍而遼粟漸苦于彌貴凡此皆須廷弼到任與督餉大臣李長庚往復商確事事求妥卽如長庚爲臣言山東道臣陶朗先以海運一事拮据不遺餘力當作何優異酌勞以堅任事之苦心山東舊道臣楊述程能造戰車及運糧車精工省費又火藥地雷皆能精造近遷他省當作何更調近地以資邊才之謀畧諸如此類須假印信文移商之督餉及撫按諸

臣或會疏或單疏題請非廷弼到彼地方踐  
其位而履其事顧安能得當而愉快乎且廷  
弼未到而星夜赴遼業厯

天語之叮嚀卽廷弼久到而發票批紅正慰人心  
之盼望乃頃復寂然則始何以敦趨後何以  
延緩昨何以批發今又何以留中也人言

陛下遼急與急遼緩與緩臣謂遼事自急獨

陛下緩耳

陛下但用廷弼臣揣廷弼一出都門遼左氣色自

別一出關氣色又別一抵遼而遼之氣色且非昔日之遼矣但得

陛下信篤任專一切戰守機宜廷弼可爲者恣所爲而不問應奏請者隨請隨報議事之臣亦復靜聽徐觀毋令中制毋令旁撓從此遼事必有一段可觀者夫漢有三傑而用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王亾之機豈不以人哉惟陛下裁察速斷遣廷弼立刻起行毋徒頓挫之羈縻之而令坐困邸中也

○兵部尚書黃嘉善等題爲賊虜兇逆益熾小邦  
危逼正急懇乞

聖明亟圖守禦以保藩翰事職方清吏司案呈兵  
科抄出朝鮮國王李瑋奏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國助兵討逆以致將士覆沒且虜勢益熾  
邊境危迫朕心惻然不寧這所請調兵防禦  
及軍資諸物着該部作速議覆稱朕憫恤保  
全至意欽此案呈到部除宣諭

勅書已經差官捧送經畧衙門并優恤銀一萬兩

轉送該國外爲照朝鮮爲我屬國世篤忠貞  
自奴酋發難修茅索賦悉衆從征雖云感

天朝卵翼之恩實則篤藩服勤王之義乃不意我  
師失利以致一敗不支三軍膏原野之塵兩  
帥受檻車之縛軍裝幾盡庚癸頻呼邁此創  
殘深可憫惻至于聲言窺犯雖逆奴之狡詭  
難知而武備空虛在本國之隄防宜急其所  
請陳師江上以綴奴兵政所謂戒切衣裯慮  
周桑土豈爲過計應行經督撫按諸臣酌議

于寬奠地方設兵防哨該國亦于沿江一帶  
屯兵戍守如賊擁衆內向則麗卒乘虛以搗  
其巢如反戈東侵則我兵襲擊以議其後互  
張犄角共伐兇謀俟兵力齊集再圖大舉又  
所請弓面焰硝餵糧查會典每年准買牛角  
五十枝弓面二百焰硝原所不載近年以備  
倭特請准買三千斤此外不許多帶所以防  
別項交通且亦歷年令甲今因從征師敗乞  
恩請討應照萬曆二十年例動馬價銀三千

兩令其自買以示矜恤而所買之數則照三十七年之例牛角弓面焰硝俱以增買二倍爲限餘作正價等費庶于矜憐體卹之中稍存節制防用之意其餼糧一節查先年征倭中國剩有糧草雖經發給乃彼國有急而我助之餉也若爲我興師而遂以餼糧責報則近于市道交矣該國君臣恐亦願出于此也旣經奏題前來相應覆請伏乞

聖明垂察俯賜允行仍乞



溫旨獎其忠勤則該國感恩圖報自當益勵初心  
而殲此克醜終必賴之矣

○禮科給事元詩教題爲逆酋僭號敢犯

天威懇乞

聖明急遣經畧聲罪致討以彰

神武以保

宗社事職嘗歷觀前代從來無百年無事之國治  
日常少亂日常多此何以故蓋自治之亂易  
自亂之治難耳自亂之治創業者非上聖之

資不可中興者必神明之胄始能故曰難也  
自治之亂乘積衰之運者權一去而莫收爲  
基禍之主者世再傳而遂及故曰易也以易  
若此以難若彼治亂之間亦甚可畏矣

皇上試觀今日之天下治乎亂乎夫輿地如故未  
有失也貢賦如故未有損也金甌如故未有  
缺壞也鍾簴如故

陵寢如故未有震驚動搖也日優游婦寺之手時  
娛樂筦簟之間耳不聞愁苦怨嘆之聲目不

覩流離歿喪之狀俾晝作夜莫知省憂在

皇上必自以爲極治之時矣顧以職言之數年以  
來災稜叠報聚斂愈急促限加徵無所不至  
膏血旣竭朝夕難保嗷嗷百姓已自可虞加  
以愚民去爲左道幾半都邑糾合徒黨煽惑  
遠近駸駸乎見于畿輔江淮者不一而足黃  
巾之盜赤眉之賊其殷鑒也如是而閭里之  
亂機伏矣京軍寡弱內備空虛所稱爲天子  
六師者安在倉卒有警環衛伊誰且武事之

書通考卷之二十一  
三十三  
皆窳日甚一日尺籍之漸滅年復一年雖省  
直之衛所如星乃超距之健兒若掃一當調  
發既有名而無實徒鮮利而滋害卽如近日  
宣兵鼓譟于本鎮土兵解散于中途威令不  
幾頓乎人心不滋譁乎如是而卒旅之亂形  
兆矣大同市賞七年不給虜欲無厭虜情不  
測久之未有不變者也識者皆謂必我有以  
待之然後可恃以無恐待之云何曰兵精食  
足而已矣其在大同之兵不知何若惟就頃

者宣府巡撫趙士諤揭甘肅巡撫祁光宗疏  
各言該鎮原額兵數及見在堪戰兵數觀之  
宣府原額官軍八萬有餘堪戰者不過萬人  
耳甘肅原額馬步軍五萬有餘堪戰者不滿  
五千耳大都見在堪戰者比之原額者僅存  
十之一二兩鎮如此他鎮可推聞之薊鎮尤  
甚夫一番閱視則一番敘功文誇韓范武稱  
衛霍豈不足腴聽聞冒蔭賞哉乃上下相蒙  
單墮至此特幸虜不入耳入便如無人之境

九邊之事尚可爲耶如是而疆圉亂本成矣  
九列大臣侍從臺諫百司庶府非皆爲我

皇上分猷宣力者乎乃未用者絕多旣棄置之如  
積薪已用者絕少復束縛之如繫足于是養  
成臣子一段輕躁之氣一種頹廢之形狃爲  
固然恬不之怪在頹廢者拘守尋常苟延歲  
月精神旁鶩職業罕修不可言也在輕躁者  
利口興戎正人短氣陰謀使鬼善類寒心尤  
不可言也如是而士紳之亂端見矣凡此皆

養亂之資招亂之具也是以奴酋窺我之弱  
乘我之虛輕我中國無人陷城尅堡覆軍殺  
將幾成破竹之勢志得意滿輒敢建國改元  
稱朕如朝鮮咨報所云目中不復知有

皇上矣

皇上承

祖宗遺烈作華夏共主舉事一不當取侮小夷乃  
我朝從來所未見者豈不可恨可耻可憂之  
甚哉粵自北虜之變如也先俺答等宗藩之

變如高煦寘鐠宸濠等盜賊之變如劉六劉  
七劉千斤等逆黨之變如唵拜楊酋等皆旋  
叛旋服隨起隨滅曾無不受我戎索而久逆  
顏行者今日奴酋卽令如漢之南越尉陀宋  
之西夏元昊自帝一隅已非全盛之世所宜  
有况覘其舉動志豈在小哉倏爾秋高馬肥  
勢必深入長驅自遼陽而廣寧自廣寧而山  
海關不出半月直抵京師當斯時也將嬰城  
以自固乎文武幾何兵將幾何誰爲守者將



對不開門而延之入乎不審

陛下將安之耶職言及此心膽俱碎社稷安危在  
此一舉惟願

皇上立點新推經畧熊廷弼賜之尚方勅勿疏辭  
勒限出關刻期赴任直暴奴酋之罪漸圖撻  
伐之舉庶遼人之心定而我  
皇上東顧之憂或可少釋萬一耳

○吏科署科事給事中張延登題爲遼氛愈熾  
廟算宜急懇乞

聖明大奮軋斷罪已用人以保危疆事自奴酋不  
靖我師屢劬近且懸兵深入開原名城一鼓  
而墮如燎毛然然此皆楊鎬寡謀失律幸有  
熊廷弼趨赴不早遣首尾橫決遂至如此三  
韓人無固志已岌岌乎成破竹之勢萬一遼  
陽失守河東西折而入于奴山海薊門震動  
神京不得安枕矣此誠

宗社危急之秋

陛下宵旰側席忠臣義士奮不顧身報國之日也

唐臣陸贄有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  
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今日事勢  
非極力振刷猶循故套不可爲也奴酋之禍  
非一朝一夕良由

陛下二十年來高拱深居惟利是圖澤靡下及情  
不上達民怨而不知天譴而不恤漸至犬羊  
生心邊鄙動搖舉

祖宗二百五十餘年相傳之土宇棄于腥羶休養  
之生靈沒于鋒鏑興言及此怒焉疚懷

書通石書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陛下宜卽

御文華延見大臣慨下哀痛之詔舉近日稅政如包稅織造例金之類不便于民者令輔臣條列上聞悉爲罷免廓然一變與之更始此收拾人心之第一義也此外定枚卜以資帷幄下考選以廣耳目日出直臣于囹圄錄逸賢于泉石皆用人根本釋此不爲更待何時乃職有所最恨于楊鎬者新經畧一日不去則鎬擔一日不釋職前于按臣疏中曾爲叅駁

且引嘉靖庚戌之變

世廟御奉天殿逮都御史王汝孝時虜薄都城道梗不及逮汝孝得躡斬虜首後幸未減之事以爲戒勉鎬節鉞猶在賜劔未改柰何不勉圖後效坐以待斃使開原無一日之守懈慢如此綱紀安在昔後周世宗時將驕玩望風輒遁幾敗國事樊愛能何徽皆以先朝夙將無所容貸而後人心振肅高平之役一戰取勝淺淺霸業猶嚴于軍政如此况有天下之

大者乎職謂經畧楊鎬當急速問無令山頭  
望廷尉思爲規免之計可也其餘將士奔北  
不用命之故則速遣閱視科臣查勘嚴爲處  
分不然雖有百萬之衆適以資敵安得而用  
之至新經畧推轂伊始目下出關徒手安能  
以搏賊凡言調兵募兵之策皆遠水無救近  
火臣謂宜于三大營並入衛班軍中聽經畧  
自選若干以從用以壯行色振先聲厚其糧  
餉亦可鼓舞蓋天子六師原備征討非專城

守先朝調遣皆有成例臣昔年承乏巡視非臆說也區區狂愚伏聽採擇

○巡視京營工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范濟世等題爲京營單弱已極班軍揀選宜精謹明舊例嚴責成務選壯丁以壯根本事竊惟原額入衛班軍十六萬員名所以拱護

神京壯天子六軍之色也自撥薊鎮防禦外山東河南與中都留守司每班共餘二萬人人數亦旣微矣然太平日久紀法蕩然各衛都

司領班官復強半賣放携貲入京臨時僱覓  
京棍充數一旦有事此輩有掉臂而去耳何  
能得其絲毫之力也卽今年春季班軍造到  
文冊與撫按文冊比對姓名不同者十之三  
四夫姓名且不同安問其人之真贗乎職等  
方行查處轉眼便是秋班矣值建酋狂逞開  
○  
原失陷京營軍伍單弱所藉入衛班軍不淺  
惟是領班者皆武弁此輩不知國家之計惟  
事囊橐之謀雖有鞭策亦無所施查嘉靖三



十一年題准山東河南各添註僉事一員管  
理班務南直隸卽以穎上僉事兼管各請

勅行事其僉事會同都司掌印官選精班軍點付  
押領赴京夫一班軍也而曰添註僉事則權  
不可謂不專曰請

勅行事則事不可謂不重曰精選班軍則責成亦  
不可謂不嚴則僉事于班軍亦非判然不相  
干涉者也往時或軍不堪入伍或數不足原  
額惟叅處都司而于僉事則置而不問是以

起班之時漫無稽查任都司恣肆賣放以爲固然班政之壞實由于此合令行文各省撫按凡班軍務要僉事親自點選不得仍以老弱充數起身在途亦須設法嚴禁不許都司賣放到營職等查有仍前老弱不堪原數不足者除都司等官從重叅處外而該管僉事亦以白簡從事雖有在衛原少在途脫逃之文然軍旣少矣安知皆在途脫逃而非在衛原少者乎嗟嗟遼左阡危君父震驚凡有人

心共切敵愾豈以臣子受主上之爵祿于主  
上之護衛而漫不經心聽武弁敗壞而不爲  
之所乎只此已不忠于

皇上矣職等何有于面情乎今時日已迫乞

皇上速勅下兵部行文各處撫按責令各兵備僉  
事勿仍前怠玩庶入衛皆精壯之兵而

宸居添虎豹之勢矣

○山西道監察御史馮嘉會題爲遼警迫近

神京制禦急于星火伏乞

聖明速俞廷議目前應舉機宜以固封疆以保

宗社事自我師四路失利一時大小臣工萬口矢

謨大都不外議兵議餉議經畧巡察九門五

城會推京營總協大臣數事總皆收變急着

皇上槩置不理若以爲奴酋已退不卽復來塘報

皆屬虛誑今于本月十六日果乘我無備不

半日卽尅開原當此危急之秋雖僅僅下一

經畧熊廷弼而京管總協不下如故也豈以

開原止係全遼得失而無與于京城安危乎

不知開原失則遼陽山海以次危山海危則  
陵京震搖營兵原以護衛

陵京祖制主以總協大臣監以巡視科道職掌分  
明缺一不可若總協堅持不下將營務誰爲  
主持萬一狡奴乘勝長驅管中樞柄執要乏  
人是可不爲寒心乎諒

皇上自爲九廟社稷計旦暮當有

俞綸矣惟是經畧

命下熊廷弼不日出關能以單騎制虜乎隨行兵

馬多須七八萬少亦不下三四萬伏望

皇上嚴諭兵部就近調發儻一時倉卒不能足數則以先題部臣召募之兵續遣從戎庶乎兵多則勢壯勢壯則心有所恃而不怯是鼓士氣壯軍容之一機也然師行則糧從有兵而無餉其勢又不能以枵腹應敵也除加派地畝銀見在若干不開外當下仍須得銀三四十萬以應急需是在戶兵兩部搜括那借多處益善蓋事變關於呼吸區處應從便宜不

然者于披髮纓冠之誼謂何竊恐失悞軍機  
之罪不能辭矣且奴謀甚狡必于內地多伏  
奸細以伺我情形則五城九門巡視御史之  
命不可不亟下也募兵徵餉全賴省直任差御史  
皇上彈壓督責則向來原題各差其疏見在  
御前不可不亟發也抑職等猶有說焉自古大將  
立功于外必仗宰臣居中主持月初

皇上從輔臣枚卜之請業已廷推有人顧乃屢催  
不用揆地依然孤單當羽書告急豈宜泄泄

若此則多點數人俾合謀運籌以制勝于  
廟堂之上尤今日第一議也以上諸款雖已經  
廷臣連牘陳請而目前制馭機宜實不外此  
用是職等合詞特懇

皇上卽刻允行勿再悠悠忽忽以致大壞不可收  
拾仍諭中外臣工同心振刷幹濟時艱無分  
畛域勿阻因循庶

廟謨邊畧兩相調劑虜氛立消危遼尚可支撐  
陵京免于震動矣



○兵科等科給事中等官吳亮嗣等題爲時事已  
非大亂將作懇乞

聖明速圖安攘之策以濟時艱事職等見奴夷弄  
兵以來無戰不勝我精銳盡于外芻糗竭于  
內亦岌岌矣斯固人謀之不臧抑亦天心之  
樂禍災稜疊告

陛下曾不加震惕天怒人離致有今日卽如經畧  
一事

陛下何意而堅持之以難羣臣至于師喪城陷而

後用用之亦何及已臣等謹上數款望

陛下設誠而力行之猶或可有濟于萬一也

十一曰議兵以壯經畧之行

陛下蚤用經畧一月尚可蚤入遼收拾一月今開  
原已破河東之勢萬萬孤危虜勢益張人心  
益懼廷弼豈可空手以往願

陛下速爲主張于薊保昌鎮京營中陸續發兵一  
萬以爲廷弼營衛速催李懷信赴薊以爲後  
援庶兵勢漸增人心有主尚可以保孤城也

一曰下詔罪已以回天心安人心夫

陛下數十年來已與臣民隔絕矣况大內之積蠹  
夷狄盜賊垂涎已非一日願

陛下草一詔剴切明白以動四方忠義之心如袍  
服羊羸磁器等項暫行改折金銀寶玉諸作  
暫行停止以資軍國之計仍大發帑金數百  
萬差科道官附近召募驍武命太僕寺速遣  
官買馬以備征戰庶天心人心知

陛下之積聚原以爲四海三軍之氣自倍矣

一曰拔奇才以資謀畧近日李永芳佟養性皆我之所謂庸人而賊皆以領兵馬可見人才在于任用也今宜大破資格留心諮訪其有文武才能者

陛下或御門召見視其人物觀其方畧可將帥者將帥可偏裨者偏裨人有功名之望而後能出奇謀以安社稷也

一曰明法度以防內潰今京師之中五方雜處保無奸徒劔俠幸災樂禍者乎臣等以爲

皇城五門專令錦衣衛領之九門之內各設御  
史領之六部各司各勤其事

陛下不時臨朝以賞罰震揚之京營兵十萬分其  
老弱者乘城揀其驍勇者分營教練

陛下親閱視之以養其氣庶積弛之後一旦振作  
軍容盛則人心肅法度明則奸宄不生可以  
無內潰之憂矣以上四款皆國家常事及今  
日圖之尚恐無濟于事况當此時而又可泄  
泄乎今師復喪于外人心搖于內若不大爲

善述 卷之二十二  
四十一  
振作邊疆之外蕭牆之內有不知所終者職  
等極知臨朝發帑罪已求才諸務

陛下所不樂聞然欲救今日之急張本全在于此  
職等寧言而死于職爲不辱官不忍不言而  
死于時事爲辱國也一字一血關于

宗社安危伏祈

陛下留心省覽卽下所司施行

○遼東巡撫周永春題爲開原破不移時遼左危  
不終日萬懇

聖明卽勅救援以保

神京事竊照奴酋謀犯開原已非一日蓋開原與北關有輔車相倚之勢開原失利北關勢孤不降奴則逃耳奴之欲逞志于開原正爲此也又西虜不得與奴酋聯絡爲一徒有開原爲之梗耳無開原則東夷西虜合爲一家安往而不得志于我馬林敗回無計遮飾謬欲結連宰煖等酋以圖奴不知已中各虜之狡計矣職疏欲令賀世賢與馬林交代蓋慮

及于此而今已矣北關恐不復爲我用而瀋鐵之間岌岌乎有破竹之勢矣遼左不守

神京詎得高枕而卧乎職所爲日夜腐心徬徨而莫知爲計也今無兵無餉無馬匹無盔甲而要緊把柄之人屢催不下

皇上豈真欲棄遼耶職謂兵招于遼地雖近有二萬而新集烏合未經訓練是豈堪衝鋒之用餉加于地畝雖多有二百萬而拖欠數多守催無人焉能果戰士之腹馬市于宣大兵部



已差司屬督買矣不知何日領銀何日買完  
若不上緊收買終無望雲錦之立致也盍甲  
發于京庫本鎮已差委官接領矣然而關內  
驛遞錢糧有限車輛有限若不速議加添修  
造不免道傍之堆積也職力之所能者無不  
殫竭至招兵苦于無餉計臣累咨駁查殊掣  
人肘買馬苦于無價樞臣扣留數年未見同  
心若以驛遞之苦累關內關外無不皆然關  
以外時議加添關以內株守舊轍甚至援軍

經過動加裁抑人人憚履其地科臣抑軍媚  
百姓之說誠有激乎其言之也又安望同舟  
共濟之義哉興言及此職心滋戚職罪滋大  
矣職又惟措餉之筭部科條議已詳無容更  
贅必不得已各府親郡王與

皇上休戚一體當此中外匱絀之時暫勸借祿米  
一年或亦所樂從也各司府州縣正官食

皇上之祿當分

皇上之憂暫省交際諸費不妨各捐俸一年不猶

愈于扣民皂工食乎聞罪帥麻承恩家畜馬甚多今遼東見有納馬贖罪之例何不令本弁納馬千匹或五六百匹務皆臆壯堪戰押解遼東取有實收而姑貸其一死乎諸如此類力能納馬者獨不可倣而行乎此皆職計無復之而爲急救目前之着未知有當于

聖明之採擇否職草疏將終經畧楊鎬巡按臣陳王庭移揭到職欲急發薊鎮兵馬二三萬出關職謂儻得兵馬二三萬星夜出關俟奴賊

言通石畫 卷之二十二 四九  
回巢仍以大將統領戍守開原舊地漸招逃  
竄男婦復還故業如此而後可以聯北關如  
此而後可以間西虜若竟棄開原如清撫故  
事不惟金白不爲我用且恐遼瀋不爲我有  
左臂旣失

神京動搖

皇上于此卽以財予人而人不見恩以官予人而  
人不爲用天下大事去矣雖隆中運籌淮陰  
仗鉞亦何益于成敗之數哉伏乞

皇上憬然深思卽

勅兵部速調近兵二三萬刻期出關仍將職措餉  
納馬二議併

勅戶部兵部議覆若新經畧熊廷弼

皇上聞報之日應已渙發無俟職喋喋矣

○戶科給事中李奇珍題爲遼鎮萬有餘危  
廟算一無足恃懇乞臨朝決策亟下罪已之

詔多發內帑之金以鼓豪以收人心以圖恢復  
事竊照奴酋發難以來攻必尅戰必勝長驅

直搗所向無前而自三路覆沒之後勵兵秣馬養威蓄銳又幾三閱月其勢愈盛其氣愈張而我之馭奴旣不能壯敵愾以挫其鋒又不能堅壁壘以待其老自四月以至五月宿老等屯之殺擄已厭果然之腹瀋鐵等處之蹂躪如蹈無人之境守備盡弛哨探杳然奴目中已無遼矣故兵襲開原不半日而望風以散撤我門戶爲彼巢穴北關援絕西虜交訌遼之爲遼尚忍言哉嗚鏑而山海危薊鎮

危矣揚帆而天津危登萊危淮揚亦危矣跡  
其建元僭號黃袍加身是于

皇上勢不兩立豈獨虔劉我人民割裂我土地乎  
皇上未得以點用經畧熊廷弼可漫塞責也空拳  
難以禦虜敗局未易全收兵用幾何餉何區  
處誰堪大將孰可偏裨一切賞功罰罪遣將  
調兵行事悉聽便宜闔外不從中制必

皇上親御文華殿

召問廷弼商確樞機指授方畧臨軒而遣以聳

中外聽覩以重征伐事權庶幾有生色乎職  
又稽自古有國家者曷嘗無強敵憑陵然勤  
王之師不檄自至卽嘉靖庚戌時亦有然者  
今徵兵之令甫下有挾衆而譁渡河而返者  
募兵于河南山西不聞一應有司挨門僉報  
有賄吏以脫匿籍而竄者卽厚以安家數十  
金猶思奔逸仍用三四人押解者國家欲用  
其効力而不能得其樂從尚可恃乎不意

祖宗德澤法度所浸灌而維持之者乃一朝瓦解



至此也則亦未嘗蒐羅豪傑之心耳不觀今日土兵之解散乎其曰吾輩之來凡爲劉綎用耳綎旣歿復何之遂掉臂不顧乃豪傑挺生何代篋有特近來資格太拘嚮用無路有緣可假卽鴈鷓不難奮翼天衢無階可梯縱騏驥不免長嘶櫪下故有志者望望而去今不獨奴寨多有之東南孟河太湖等處聚族而圖大舉者日繁有徒此輩不爲我用必爲我敵可不招採之以爲民望乎職請

皇朝文獻通考 卷之二十一  
五十二  
皇上亟下罪已之

詔宜痛自刻責灑然與天下更始如陸贄草唐  
德宗之詔令讀者欷歔泣下人人有擊節中  
流聞鷄起舞之忠憤而後可激而奮也然詔  
之空言終不若歆以實惠職又頭我  
皇上亟發帑金五百萬分給戶兵工各部以爲募  
兵轉餉製器等費則三軍之氣不鼓而奮四  
海之士無脛而趨不出廟堂而制勝已萬全  
矣昔唐德宗以糲食犒軍衆怒蹴而覆之其

後朱泚據瓊林大盈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積財不散徒爲盜資此殷鑒也自古天子雖富有天下當危亾呼吸時亦有求爲匹夫而不可得者似此朽蠹之物擁之反以召禍散之足以禳災

皇上柰何慳吝顧恤束手待斃也至于廷臣封事皇上槩從寢閣豈獨臨朝不可冀并罪已之詔亦或靳之矣獨不有輔臣先爲代草繕寫進御力請宣布乎帑金或亦未可必之日暮矣遼

言選石書 卷之二十二 五十三  
撫周永春疏請暫勸

親郡王捐祿米一年及職同官官應震有省直

皇上司院以下聽各議助邊之法雖勢在必需總

皇上屬西江之水今主計者不可量借金花銀四

十萬并暫留各省直解到稅銀以濟目前之

急稍候發帑後照數補進乎諫行言聽既不

可望之主人權宜通變又不能得之閣部天

下事又安可爲也職頭閣部大臣倡率廷臣

匍匐文華殿前籲請

皇上臨朝發帑下

詔罪已一日未允來日繼之來日未允又日繼之必得請而後已臣子當國家之多難七尺已非吾有與其歿于敵不如歿于君與其歿于鋒鏑之交不如歿于

闕廷之下何不可爲也必如是而

聖聽可回豪傑可風人心可結于以恢復故物不難耳

○工科給事中范濟世題爲遼事日壞一日

廟謨日拙一日藩籬漸撤根本可虞懇乞

聖明速

勅部臣急調邊兵以保危遼以固神京事建酋雖  
閱一小醜實為勁敵彼其人馬強器械利又以  
刀鋸繩其部落使之赴湯蹈火不敢反顧故  
攻撫順則立陷攻三岔堡則又立陷攻清河  
則又立陷以張承胤遇之而沒以杜松之勇  
遇之而又沒以劉綎智勇兼備遇之而又沒  
此豈皆城不堅固將不善戰人不用命以至

此則此酋之勇猛無敵亦可畧觀矣爲遼計者當汲汲遑遑以日爲歲尚恐無濟于事乃敗衄幾四月曾無一將出關者如此舉動無異兒戲何恠乎開原今又陷也藩籬漸撤堂奧可虞豈惟遼陽廣寧朝不保夕卽京師亦岌岌乎動搖矣而尚可緩圖乎惟有急調九邊精銳二三萬人卽使原領大將刻定日期星夜出關庶幾有濟若九邊空虛卽招土著以實之有難應者則厚其糈餉無所出則加

分書文石書 卷之二十二 五十五  
派之地畝卽使海內疲敝亦可休養使復若  
計不出此而曰九邊虛也曰待招募也曰收  
殘兵也此則于事無濟徒以遼東土地與遼  
之生靈予敵耳夫豈惟遼東哉卽京師將安  
所着落也夫九邊誠不可虛然羣虜志在搶  
掠與建酋黃袍加體改元稱朕者其志不同  
也羣虜勝則務進敗則速奔與建酋有進無  
退萬衆齊登者其勢不同也卽使各邊有失  
尚可恢復與遼左有失



神京搖動者其輕重不同也不深計于此而欲以招募烏合之衆兼破敗喪膽之餘以抗方張之寇而保旣破之遼此必不得之數也乃謂戰不足守有餘也誤天下國家者必此言矣蓋守非堅壁清野便可謂之能也必有能戰之兵將始可言守必有戰勝之兵將始能固守如我守城矣彼攻之則當救否救則當戰不救則孤城立破矣戰而勝則始能固守戰而不勝則城又破矣此其事理亦明甚者

惟是以彼之攻我與我之攻彼其主客勞逸  
之勢微有不同而謂戰雖不足守則有餘者  
非確論也有水決于此一石土可塞也而有  
所愛惜今日三斗明日五斗所費徒多而無  
益于事迨滔天之勢成斯無所措手祇有載  
胥及溺而已此今日遼事之喻也故今日舍  
調九邊之兵必至誤遼東且至誤國家九邊  
虛則實以土民餉不足則派之地畝外此職  
直謂無策矣 籌遼碩畫卷之二十二終